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緝卷三十四

宋　嚴粲　撰

閔予小子之什　周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朝音潮○箋曰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　箋曰閔悼傷之言也○李氏曰左傳云寡君少遭閔凶予不能文是閔者居喪之稱○曹氏曰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然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蓋成王常以沖幼自處故每稱之耳

遭家不造箋曰造猶成也○李氏曰王氏以為武王天下未集而終嬛嬛在疚嬛音瓊李氏曰此嬛與哀此煢獨之義同嬛嬛者孤獨也左氏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王雖朝於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之辭為言○傳曰疚病也於乎皇考於乎音烏呼○箋曰皇考武王也永世克孝蘇氏曰終身能孝念茲皇祖箋曰皇祖文王也陟降庭止箋曰陟降上下也○傳曰庭直也○張子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聖人之心至平至直不難行人自多邪曲耳○李氏曰文王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文王之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之心俯仰無間無有愧怍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亦本於此易曰敬以直內能敬則其不直矣○補傳曰止語辭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錢氏曰皇王武王也○今曰文王有聲稱文王

曰王后武王曰皇王繼序思不忘傳曰序緒也○疏曰以世世相繼如絲之端緒故轉為緒

成王除喪朝廟感傷而言曰可悼閔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未知攸濟也於是述武王繼文王之事於乎可嘆美者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能念我皇祖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此武王之所以為孝也直者純乎天理之公也今我小子當早起夜卧敬謹而行之於乎可歎美者我皇王武王也我繼其序思其所行不敢忘也以武

王能念文王則我當不忘武王也○說者以陟降庭止為若見文王陟降於庭然下篇紹庭上下其義難通大田既庭且碩韓奕榦不庭方周官四征弗庭庭古注皆訓為直庭之為直見於經多矣不必易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傳曰謀者謀政事也

訪予落止傳曰訪謀也落始也○朱氏曰訪問也○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君子以作事謀始始之不謀其終能無違者鮮矣

率時昭考傳曰率循也○箋曰昭明也○疏曰昭考

武王也○朱解見載見於乎悠哉於乎音烏呼○傳曰悠遠也朕未有艾音礙徐音刈○什詁曰艾歷也將予就之曹氏曰將扶將也○今曰無將大車傳云將猶扶進也繼猶判渙音喚○傳曰猶道也判分也渙散也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如字協韻去聲紹庭上下箋曰紹繼也○疏曰武王能繼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陟降厥家朱氏曰家猶言國也休矣皇考箋曰休美也皇考武王也以保明其身朱氏曰保安也明顯也○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

成王始即王位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中與群臣謀之言我謀訪始初之法在率循我明德之考武

王固也然所歎者昭考之道悠遠而不可及予幼稚未有所歷爾群臣幸扶將我以就之尚恐繼其道而判渙不合也又自言予幼稚小子未堪王室之多難其能紹文王之直道施於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者唯美哉皇考武王能以此保明其身也　李氏曰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若前哲之高遠也○曾氏曰雖不言繼序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　陳氏曰嗣王於祭之明日繹賓尸而群臣與焉既作謀政之詩

以發群臣之志而作頌者又設群臣進戒之詩以答之又形容嗣王虛己求言之意為群臣者當何如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李氏曰天之道甚顯善則福之淫則禍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也未有惡而不獲禍也天之道顯○朱子曰思語辭也命不易哉易毛音異鄭音亦○李氏曰惟天有顯道故其命靡常此命所以為不易也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傳曰士事也曰監在茲箋曰監視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解順新語曰不聞敬天之道也日就月將朱氏曰將進○箋曰日就月將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學有緝熙于光明王氏曰緝續也熙廣也佛時仔肩佛毛如字鄭音弼仔音茲○箋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示我顯德行去聲

作頌者設為群臣進戒之辭曰敬之哉敬之哉敬而又敬勉之以誠之不已也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故予奪靡常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高在上遠人而不吾察也王一陟一降之事天無日而不監視于此無微不顯所以不可不敬也於是又設為成王答之之辭曰維我小子未聞敬之之道謂群臣所言當敬之事乃天人精微之理今聞所未聞也所願學焉庶幾日有所成月有所進習之以漸緝續熙廣以至於其

道光明我負荷天下其任甚重爾羣臣當輔佛我此任有以正救之無為靣從容悅必示我以顯然之德行使我有所則效也○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仔肩為負荷之意故為任生民是任是負黍苗我任我輦皆謂肩任之也或以士為人材然勿士行枚只得訓事古訓不可廢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祕嗣王求助也箋曰天下之事當謹其小小時不謹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

予其懲箋曰懲艾也艾音刈而毖後患傳曰毖慎也莫予荓蜂荓今音烹舊音傳○王氏曰荓使也蜂善辛螫○曹氏曰成王之過辛螫也豈有使蜂螫之哉實自求之而已○今曰抑莫予云覯莫無也桑柔荓云不逮毛云荓使也普耕反音烹徐蒲耕反音絣書洛誥伻來以圖及獻卜音義同今毛以荓蜂之荓為摩曳孫炎云謂相掣曳之於惡故音俜今從王氏荓蜂為使蜂當音烹說文俜使也則荓讀作俜亦可也摩音翅尺制反自求辛螫音釋○疏曰辛苦毒螫也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拚音潘○箋曰肇始也允信也○傳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鷦音焦○釋鳥曰桃蟲鷦其雌

鴱鴱音艾○郭璞曰鴟鴞桃雀也俗名為巧婦鴟鴞小鳥而生鵰鶚者也鴞音苗○陸璣疏曰今鴟鴞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雕故俗語鷦鷯生雕○山陰陸氏曰說苑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鳩性拙鷦性巧故鷦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韈然故一名韈雀其化輒為鵰鶚紩音秩縫紩也○錢氏曰拚與翻同○張氏曰猶言初為鼠後為虎不必謂桃蟲化為鳥也○今曰此與舊說異姑兼存之

未堪家多難傳曰堪任也

予又集于蓼音了○箋曰集會也○疏曰集會謂逢遇之也○傳曰集于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錢氏曰蓼味辛而苦

成王即政而求助於賢臣曰予其懲創於往時而畏

謹後患矣指管蔡之事也人近蜂則被其螫信小人則受其惑蜂不可使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辛螫也我今始信桃蟲之微能翻飛為鳥言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毖也予未堪王室多難又會遇于辛苦之地爾群臣可不助我乎○莫予荓蜂猶云莫予毒也已古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提予我字以便文耳莫我肯德言無肯德於我莫予荓蜂言無荓蜂於我其他如莫我知莫予云覯之類皆倒辭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 音衫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箋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天子祈社稷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揔之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祀之但此為百姓所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為太社社稷焉

載芟載柞 音窄○箋曰載始也○傳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疏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曹氏曰秋官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除草木是初墾闢而為田者也薙音皆繩音孕注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 其耕澤澤 音釋

○釋文曰耕犁也○箋曰澤澤然解散○曹氏曰草木之根既去而後耕之土則澤澤然解散矣千耦其芸耦音偶芸音云本又作耘○今曰長沮桀溺耦而耕謂二人為耦而並耕凡千耦其耘亦謂千人為耦而並耘與十千維耦同○釋文曰芸除草也○曹氏曰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所不盡者則復耘之其多至于千耦也徂隰徂畛音軫○今曰下濕曰隰○疏曰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侯主侯伯疏曰侯維也○傳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侯亞侯旅傳曰亞仲叔也旅子弟也侯彊侯以箋曰彊有餘力者地官遂人云以彊予任甿以謂閑民今時傭賃也予音與甿音氓○疏曰謂其人彊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閑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僖二十六年左傳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有嗿

其饁喰音䤣他感反饁音葉○李氏曰喰衆人飲食聲○箋曰饁饋饟也饟亦作餉式亮反思媚其婦錢氏曰思語助○箋曰媚愛也有依其士今曰依就也○曹氏曰士不辭耕稼之勞而知愛其婦婦不憚饁餉之煩而知依其士有和樂之風焉有略其耜音似○傳曰略利也○曹氏曰利則入土也深俶載南畝俶音觸○俶解見大田南畝解見七月播厥百穀箋曰播猶種也○曹氏曰百穀之性其寒暑濕燥高下早晚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豫料故悉種之所以為備也實函斯活函音含○箋曰實種子也函含也活活生也其種子皆含生氣驛驛其達驛音亦○蘇氏曰驛驛苗生貌○箋曰達出地也有厭其傑厭去聲下同○王氏曰厭受氣澤厭足也○箋曰傑先長者長音掌○疏曰苗之傑也厭厭其苗箋曰厭厭其苗衆齊等也○錢氏曰積豐

之貌苗齊等動搖厭厭然若積疊之緜緜其麃音標表驕反○傳曰麃芸也○疏曰孫炎云緜緜言詳容也○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芸則既耕而芸○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芸既苗而芸則以緜緜為善恐傷苗也載穫濟濟穫音獲○朱氏曰濟濟人衆也○曹氏曰衆而整也有實其積音恣又如字○箋曰有實實成也今曰上言實函斯活此言有實其積皆以實為穀實萬億及秭音姊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四句並解見豐年有飶其香飶音離別之別○傳曰飶芬香也○詩故曰飶香也謂酒之氣也邦家之光有椒其馨曹氏曰飶椒皆酒醴芬芳之氣○疏曰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氣香作者以椒言香○詩故曰椒之氣烈故古者謂椒酒取其香且烈也○補傳曰楚辭云奠桂酒兮椒漿胡考之寧傳曰胡壽也考成也○李氏曰

胡考者老人也士冠禮祝云永享胡考注云胡遐也○疏曰僖二十三年左傳云雖及胡耇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考老而有成德也解頤新語曰說文云胡生領垂也又老狼亦垂胡今老者或有此狀故詩人取之

匪且有且如字又咀之平○傳曰且此也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曰振自也○朱氏曰猶言自古有年也

此祈社稷之詩言人事已盡神其念之芟柞草木是新墾闢之田專言新墾闢之田者其用力尤難故也始芟以除其草始柞以除其木草木之根既去然後耕犁之其土氣烝達釋釋然解散矣既耕犁以反其

上猶有草木根株芟柞所不盡者又千人為耦而芸以去之耦以言並作千以言其多或往下濕之隰或往溝上之畛言耕夫遍于原野無曠土也其往者何人乎維主則家長也維伯則長子也維亞則仲叔也維旅則衆子弟也維彊則借助之彊壯也維以則傭雇之開民也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當饁餉之時有噴然衆人飲食之聲其耕夫則愛其婦其饁婦則就其夫夫耕婦饁驩然相愛見治世和樂之氣象焉有

略然剡利之耜始有事於南畝而耕之前言其耕澤澤謂轉新墾之土此言俶載而耕之謂始耕而將種也前所耕猶荒地今所耕乃成田故稱南畝也百穀皆播種之其種子曰實皆含生氣驛驛然而生出土而條達乃有厭然受氣澤厭足者是先長傑特之苗也厭厭然齊等者是其衆苗也既苗則又緜緜然詳密而芸之不詳密則傷苗也芟芸麃皆除草也芟與柞並言是新闢為田先除其地上之草木也既耕而

言芸是反土之後除其土中之草木根株也旣苗而言穮是除其苗閒之草也至於成熟則穫刈之濟濟然其人之衆其穀實皆積聚之其數之多有萬與億而及秭也及以為酒以為五齊之醴齊進予先祖先妣而祭祀所以會合其事神之衆禮衆物皆所以為禮而行禮以酒為主也此酒醴有飶然之香氣以饗賔客則時和禮備而為邦家之光有如椒之馨以養耆老則老人之安寧以上皆秋冬豐熟之事而春祭

言之蓋以此祈於神也又言非特此方有此豐年也非特今方有今豐年也自古以來皆如此言神之降康久矣繼此以往願其勿替也李氏曰噫嘻豐年其說為略載芟良耜其說為詳蓋祈上帝所以尊之也故其辭略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辭詳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音似秋報社稷也疏曰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專言秋報也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

畟畟良耜畟音測○曰畟畟猶測測也○疏曰畟畟是刃利之狀○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箋

曰良善也○耜解見七月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三句並解見載芟
或來瞻女　音汝○箋曰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者也○錢氏曰視猶省也　載筐及
筥　筐筥音匡舉○箋曰筐筥所以盛黍也　其饟伊黍　饟音餉○箋曰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
○疏曰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貶而用稷者為賤也賤
曰當食稷耳　其笠伊糾　音九○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補傳曰糾繚也所以繩繚而成也○錢
氏曰共緣糾結　其鎛斯趙　鎛音博趙退之上聲又如字○鎛解見臣工○傳曰趙刺也　以薅
荼蓼　音蒿徒了○說文曰薅拔田草也○疏曰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王肅云荼
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三荼考見邶谷風○箋曰饁者見載糾然之笠以田

器剌地耨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剌七亦反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挃音窒○傳曰挃挃穫聲也積之栗栗積音恣○今曰聘義言玉云縝密以栗注云栗堅貌是栗栗為堅實之貌其崇如墉○箋曰崇高大也傳曰墉城也其比如櫛比音備櫛側瑟反○箋曰比迫也○說文曰櫛梳篦總名○疏曰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朱氏曰理髮器言密也以開百室箋曰一族同時納穀○疏曰地官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鄰遂人云百夫有洫故知百室共洫閒而耕鄰音纂○曹氏曰百室在六鄉為族而族師掌以歲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在六遂為鄰長掌趣其耕耨與其戒令政事莫不同之故使之同時納穀所以示親睦均有無也　趣音促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犉閏之平○傳曰黃牛黑脣曰

犉○疏曰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今用黄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黄色仍用黒唇也○曹氏曰古之人享其成必思其所自以為百室盈而婦子寧者社稷之功故於是而報焉地之色以黒為正以黄為美故陰祀用黝牲正其義也社稷用犉美其功也○黄氏曰載芟言以洽百禮者顧其豐年之慶而百神之祀皆無所闕也良耜言殺時犉牡者則專主祭社稷而言也

有捄其角 捄音求○大東傳曰捄長貌○傳曰社稷之牛角尺

以似以續 蘇氏曰興來歲繼往歲也

續古之人 曹氏曰續古之人則先農先嗇之功永永無窮矣

此詩為報社稷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穫也言農人以畟畟然刃利之善耜始

有事於南畝而耕之以播種其百穀其種子曰實皆函生氣而生農人在南畝之時有來省視汝者乃其婦也載其方筥及其圓筥所盛之饟維是黍也黍貴者之食農人食黍見豐年也饟者見農夫所載之笠糾結其緣以鎛鋤之器趙刺其地薅去陸草之荼水草之蓼荼蓼皆穢草既朽敗矣黍稷乃茂盛矣及其成熟乃穫刈之其穫聲挃挃然及積聚之粟栗然堅實所積聚者其崇高如城雉其比迫如櫛齒於是開

一族之百室一時而納之百室既盈矣婦與子則安寧矣年熟民安乃殺是黄牛黒唇之犉牡其角捄然而長用之以報祭社稷求嗣歳之豐續古人先農先嗇之功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賔尸也箋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賔尸與祭同日周繹商謂之肜○疏曰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祀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賔事所祭之尸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疏曰子夏作序唯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别論他事云

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實尸之事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高子者不知何人孟子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否

絲衣其紑 孚浮反○傳曰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也○曹氏曰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共首服弁則其衣用絲故知絲衣為士助祭之服也

載弁俅俅 載如字又音戴弁音卞俅音求○箋曰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疏曰若正祭則小宗伯省牲眡滌濯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彼正祭禮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載弁者俅俅則俅俅人貌則為恭順言弁者恭順則尊者可知䵼音咨○曹氏曰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注云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爵弁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其制與冕同而其前不俛○傳曰俅俅恭順貌

自堂徂基 箋曰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其基告濯具○傳曰基門塾之基塾音孰○疏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云夾門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為失明其當在門外祊以東方為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禮器云為祊乎外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西夾之堂基也祊音絣

自羊徂牛 傳曰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箋曰又視牲

從羊之牛反告充○疏曰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

鼐鼎及鼒 鼐音耐鼒音玆○傳曰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箋曰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鼎圓弇上謂之鼒冪亡歷反弇古掩字

兕觥其觩 音求○兕觥解見卷耳○箋曰繹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曹氏曰旅醻之後恐有失禮者以此罰之○觥解見桑扈○疏曰兕觥罰爵觩然徒設無所用之

旨酒思柔 朱氏曰思語辭也柔和也

不吳不敖 吳如字又音話敖去聲○傳曰吳譁也○李氏曰大聲也○曹氏曰言語則謹默而不譁威儀則恭敬而無敖○疏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

胡考之休 胡考解見載芟

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禮之末

方繹祭之初使士行禮在身之服以絲為衣其衣紑然而鮮絜在首戴爵弁其人俅俅然恭順此士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又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也又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充也充肥也有大鼎曰鼐小鼎曰鼒又發舉其冪所以告絜也反覆展視所以致勤敬也祭初畢者恭順則尊者可知矣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兕觥罰爵觩然上曲徒設而不用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柔和不吳而讙譁不

敎而倨慢故事如禮無所用罰祭末不慢則當祭敬
明矣恭敬獲福宜其得壽考之休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說者多以酌即是勺然勺是成王之樂而此詩言告
成大武其說難通今考象者文王之舞也故維清象
舞之樂章其詩言文王之典武者武王之舞也故武
頌武舞之樂章其詩言武王之烈勺是成王之舞樂

莫盛於韶勺者謂皆繼治世之事故為樂之盛也若酌頌果為勺舞之樂章必當述成王繼承之事今其詩止述武王用兵創業首序又云告成大武則此酌亦是武舞之樂章非勺舞之樂章矣禮記言十三學舞勺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其字皆單作勺此酌其字從酉傍雖皆為斟酌之義然所斟酌之事則不同勺舞言成王能酌文武之道以保太平之治也此酌頌言武王初則遵養繼則蹻蹻酌其時措之宜也左

氏傳以武頌為武之卒章以賚為武之三以桓為武之六朱氏謂桓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其言信而有證朱氏又以酌及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明矣但古今制樂皆沿襲前王之樂而為之張子謂勺是周公制禮樂時於大武有所增添其說是也如漢武德舞高祖所作象其除亂蓋武舞也其後孝景采武德舞為昭德舞以尊太宗

孝文之廟則為文舞矣周公增損大武以為勺亦猶是也勺舞必自有樂章今不得而考耳講師見此頌名酌遂以酌祖道養天下之説攙入之此正説成王之勺非武王之酌也蒹此詩所言遵養亦非謂養天下也

於鑠王師於音烏鑠舒灼反○朱氏曰鑠盛也○疏曰毛以為武王鄭以為文王○今曰王師王之造皆武王也　遵養時晦傳曰遵率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　時純熙矣箋曰純大也○蘇氏曰熙光也　是用大介也箋曰介助○蘇氏

曰天下無不肋之 我龍受之 箋曰龍寵也○李氏曰武王寵而受之 蹻蹻王之造

蹻音蟜造毛音早鄭音慥○傳曰蹻蹻武貌造爲也 載用有嗣 李氏曰是用後世嗣續而不絕 實

維爾公 句 允師 李氏曰其所以傳嗣而不絕者蓋能合天下之公而信於衆也

於乎盛哉武王之師也其初有衆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偕晦非有心於得天下也既而時大熙明天下之人無不助之武王乃不得已而寵受之於是蹻蹻然威武以興事造業是用嗣續以傳之後世實由涵武王之至公足以信於衆也順天人之心者公也信

者公之洽允者信之固也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

禡音罵○箋曰類也禡也皆師祭也○疏曰武王將欲伐殷講習武事又為類祭於上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春官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禡周禮作貉又或為貊字古今之異也甸音田貉莫駕反鄭音陌

桓武志也

王氏曰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婁豐年則其為武志也與乎人之武志矣○解頤新語曰講武而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皆

師祭也此為武王伐商之事明矣然是時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此頌以歌其事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將出征而講武馬其志已欲保厥士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後果能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朱氏曰左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

綏萬邦 箋曰綏安也 **婁豐年** 婁音屢○箋曰婁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亟音棄○李氏曰綏萬邦言武王之用兵所以安萬邦故能享豐年之報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軍旅所起荊棘生馬蓋以大兵之後殺戮為多傷天地之和氣此所以凶年也武王之用兵志在於容民畜衆非快一已之私欲蓋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氣所以獲豐年之報也孔氏舉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孔氏徒見左氏之言與詩合然不知周豈有饑哉如其有饑則不足為

婁豐年矣天命匪解音懈○蘇氏曰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桓桓武王錢氏曰桓桓威武貌保有厥士李氏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於音烏皇以間之間去聲○箋曰皇君也○傅曰間代也○今曰多方云有邦間之

武王克商以安天下數有豐年是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也天命所以不倦者由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能保有其衆以用之於四方而安定其國家故歎美其德昭明于天遂君天下而代商也

桓一章九句

賚音賴大封於廟也箋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疏曰大封則所封者廣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曰十人皆舉親也廟謂文王廟也祭統云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李氏曰宣王之時命孝公為侯伯命之於東宮亦是不敢自專也為天子者封功臣必告於廟為諸侯者班爵祿亦在於廟衛之周治既服將命則知亦在於廟然不知時任者非人也賚予也予上聲

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疏曰武王大封功臣以為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李氏曰語云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朱氏曰左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

文王既勤止錢氏曰止語辭我應受之傳曰應當也敷時繹思朱氏曰敷

布繹習也○錢氏曰繹紬也

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箋曰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繹思於音烏

武王既封諸臣於廟因戒勑之言文王勤勞天下至矣我當而受之敷布其事而紬繹思念之不敢忘也敷言所思之廣也我自今以往維求天下之安定而已此周之受天命也又歎使諸臣受封賞者繹思之亦不可忘也念文王創業之難及念上天安民之意則所用皆善人可知矣

賚一章六句

般音槃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巡守音句狩○蘇氏曰般遊也○疏曰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祚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中嶽無事故序不言漢書溝洫志云四瀆河為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言河可以推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為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曹氏曰時邁為武王巡守之頌則般頌成王矣

於皇時周於音烏○箋曰皇君也陟其高山箋曰陟登也嶞山喬嶽嶞駝之上○釋文曰嶞山形狹長也○傳曰山之嶞小者也○箋曰喬高也允猶翕河箋曰允信也李氏曰猶謀也○傳曰翕合也○蘇氏曰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今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

河注云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然則翕河即逆河也敷天之下箋曰敷徧也裒時之對裒音掊○傳曰裒聚也○疏曰對配也○疏曰配祭之 時周之命箋曰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錢氏曰周之所以為百神主也

於乎君哉是周家也其廵守所至則登其高山又及墮然狹長之小山與喬高之四嶽皆徧祭之高山墮山則祭法所謂山林丘陵能出雲為風雨皆曰神者也喬嶽則四嶽也又以誠信謀猶大河而祭之謀如載謀載惟謂討論其禮也徧天之下凡山川之神皆

裒聚而昭對以祀之此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為神主也對者有對越無愧之意以天命在焉故也

般一章七句

詩緝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緝卷三十五
　　　　三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詩緝卷三十五

宋 嚴粲 撰

魯頌

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禄士脩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是頌○疏曰脩泮宮春秋不書者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

功貴徼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為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曰書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脫漏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〇朱氏曰魯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夫子云魯之郊祀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程子亦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蓋不與其僭也然則刪詩之際何取乎此而著于篇乎曰著之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抑魯於天子禮樂有得用之文而是頌之作又嘗請命于天子而為之共辭非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詠歌先祖之功烈也聖人於此以為其文若可以無嫌者故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

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當時列國大夫賦詩相屬及吳季子觀周樂於魯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通矣○曹氏曰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若魯公果受成王之命則當自伯禽以後踵而行之矣由伯禽至僖公凡十有八世考諸春秋史記皆未嘗行郊禮而惟僖公行之豈成王之命獨豫加於僖公歟故知其僭自僖公始也夫以諸侯而僭天子之禮天子雖不能討而天亦吐之見以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春鼷鼠食郊牛角乃不郊襄元年春鼷鼠食郊牛角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角牛死皆改卜牛然則天之不歆其祀亦可見矣夫祭天天子之大禮也而猶敢僭焉則其僭而作頌抑其次也

魯頌頌之變也周之王也積累深久由風而雅雅而頌及其衰也至懿風始變至厲雅始變至平雅遂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於魯况頌其郊乎考其時則非揆其禮則誅汰哉克也不如林放矣聖筆不删其以著魯之僭而傷周之衰歟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駉實風耳存其頌名而謂之變頌可也

駉古熒反 頌僖公也 疏曰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明生於不足也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 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説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為首引於經無所當也 務農重穀牧于坰野 坰駉同音 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 父音甫○箋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朱氏曰請命之事不見於春秋豈行父使人請之歟 而史克作是頌 箋曰史克魯史也○疏曰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跀則羣臣發意共行當請於君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

也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內篇皆史克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皆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孔氏考魯頌作於僖公身後非也今觀閟宮等篇多未有事實而願其如此如曰俾爾耆艾黃髮兒齒晓然為生前祝頌之辭蓋生前作之後乃聞之天子以文過耳未必得請而後作也牧馬一事耳頌於何有

駉駉牡馬傳曰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在坰之野傳曰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

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曰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云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詩言務農重穀但觀牧馬於遠方之地則可見矣

薄言駉者程子曰薄言發語辭○劉氏曰薄言者聊言之而已有驈有皇驈音聿○釋畜曰驪馬白跨驈黄白皇跨呰化反○疏曰孫炎云驪黑色郭璞云跨髀間所跨據之處○皇解見東山髀比陛二音

有驪有黄傳曰純黑曰驪黄騂曰黄○疏曰其驪與黄兩雅無文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騂赤色也黄騂謂黄而雜赤色者以車彭彭如字音棚考見出車○蘇氏出車解曰彭彭壯盛也思無疆曹氏曰思無疆言其思之廣也思馬斯臧箋曰臧善也

有駉駉然腹幹肥張之壯馬其牧養之乃在遠野之坰不以妨農也畧言其駉駉者是何馬乎乃有驈皇驪黄之四色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壯盛此由僖公思慮廣大無疆所思乃至於馬牧之得所而馬思善然僖公未能思無疆也

駉駉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騅音追駓音丕○釋畜曰蒼白雜毛騅黄白雜毛駓○郭璞曰騅即今騅馬也駓今之桃華馬也○疏曰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色之毛相間雜上云黄白曰皇黄騂曰黄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有騂有騏音其○傅

曰赤黃曰騂蒼祺曰騏○疏曰騂騏爾雅無文騂為純赤色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

以車伾伾

音丕○傳曰伾伾有力也

思無期

曹氏曰思無期言其思之久也

思馬斯才

傳曰多材也○朱氏曰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

驒音駝駱音洛○釋畜曰青驪驎驒白馬黑鬣駱驎音鄰郭良忍反○疏曰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云色有淺深班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鬣謂馬之駿也

有駵有雒

駵音留亦作騮雒音洛○傳曰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疏曰駵雒爾雅無文駵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赤身黑鬣曰駵即今之駵馬也

以車繹繹

音亦○傳曰繹繹善走也

思無斁

音亦○箋曰斁厭也無厭倦也

思馬斯作

蘇氏曰作

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駰音因騢音遐○釋畜曰陰白雜毛駰彤白雜毛騢○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駰今之泥驄也彤赤也有驔有魚驔音簟○傳曰豪骭曰驔骭閑之去音莧○疏曰驔爾雅無文骭者膝下之名謂毫毛在骭而白長○釋畜曰一目白瞯二目白魚瞯音閑○郭璞曰似魚目以車祛祛起居反○傳曰祛祛强健也思無邪朱氏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取諸此○蘇氏曰昔之為此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思馬斯徂箋曰徂猶行也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音弼）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箋曰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

有駜止述燕飲序辭衍矣

有駜有駜（傳曰駜馬肥彊貌○詩記曰興僖公有臣之壯盛也）駜彼乘黃（○乘去聲○疏曰四馬曰乘黃黃馬也）夙夜在公（箋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錢氏曰在公家也）在公明明（李氏曰職事皆脩明）振振鷺（振振解見周頌振鷺）鷺于下（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能自脩潔翔集有威儀也○曹氏曰于下其初翔而集也）鼓咽咽（音淵○傳曰咽咽鼓節也○朱氏曰鼓聲之深長）醉言舞（錢氏曰言語助○蘇氏曰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于胥樂兮（樂音洛○箋曰于於也胥皆也）

有駜然而肥强者維何乎其駜然肥强者是彼一乘之黄馬也連言有駜非一馬也馬肥强則致遠喻臣壯盛則勝任也其臣自早逮夜在於公家其在公家相與脩明其職言忠勤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羣臣之來燕者皆脩潔而有威儀如振振然羣飛之白鷺翔集而來下也燕樂之時鼓聲咽咽然深長其醉者或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之間皆喜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王氏曰牡剛强之材也夙夜在公在公飲酒

（箋曰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振振鷺鷺于飛（箋曰飛喻羣臣醉欲退也）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音絢○釋畜曰青驪駽○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駽今之鐵驄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箋曰載之言則也）自今以始（句）歲其有君子有穀（句○箋曰穀善也）詒孫子于胥樂兮

羣臣既燕而祝頌其君以為自今以始歲事其常豐稔君子儐公有善道可以遺孫子於是君臣皆喜樂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 泮音判 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曹氏曰泮宮閟宮皆魯所舊有僖公因而脩之非大功業故春秋不書

思樂泮水 樂音洛 王氏曰思語辭也○傳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箋曰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疏曰辟廱者築土為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也泮宮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蓄水本以節觀者宜以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好去上二

聲冬官玉人注云璧孔也　薄采其芹音勤○箋曰芹水菜也○解見采菽　魯侯戾止臣工傳曰戾至也　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音旆○李氏曰茷茷飛揚也○錢氏曰茷茷草葉多貌旂下垂如葉之多也　鸞聲噦噦音誨呼會反○王氏曰噦噦有節也○朱氏曰和也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箋曰于往也邁行也○李氏曰漢明帝開辟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魯人以僖公能脩泮宮而喜之言樂哉此泮水我往觀之而采其水中之芹也非以采芹為樂樂其脩泮宮而託采芹以言之也僖公來至此泮宮我則觀其

所建之旂其旂茷茷然飛揚其鸞鈴之聲噦噦然有節稱其儀物之美者喜其來至之辭如所謂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也國人無幼無長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以觀行禮言人心翕然樂從之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音早○藻解見名南采蘋魯侯戾止其馬蹻蹻音矯○傳曰蹻蹻言強盛也其馬蹻蹻其音昭昭音沼○李氏曰見其聲音之好音者聲也○今曰孟子云何其聲之似我君也載色載笑傳曰色溫潤也○王氏曰載色載笑洪範所謂

而康而色也○黄氏曰即之也温匪怒伊教曹氏曰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僖公在泮宮笑語其聲音昭昭然明亮載色而和載笑而樂未嘗有怒唯教之而已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音卯○曰茆蓴也○傳曰鳧葵也鳧音符○疏曰陸璣疏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曹氏曰醢人有茆菹麋臡以為朝事之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疏曰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王氏曰屈服也醜衆也

僖公既來至泮宮則與羣臣飲酒既飲美酒皆祝頌僖公願天長錫之以難老之福順從長遠之道以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

穆穆魯侯疏曰穆穆美也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箋曰則法也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假音格○朱氏曰假感格也烈祖周公魯公也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穆穆然美者僖公也能敬明其德又敬謹其威儀內外皆善為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昭

格於功烈之祖周公伯禽也僖公所行無不盡其孝道以此得福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矯居表反○箋曰矯矯武貌○今曰蹻蹻王之造字與音義同在泮獻馘音國○解見皇矣淑問如臯陶音遥○箋曰淑善也在泮獻囚傳曰囚拘也○疏曰善問獄者疏曰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如臯陶者獻之

有明明之德者僖公也能益明其德既作泮宮之後

將伐淮夷而服之有矯矯然威武如虎之臣於此泮宮獻其所已殺而截其左耳以為馘者又有善問獄之臣如臯陶者於此泮宮獻其所生執而囚之者古者受成于學故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人因其脩泮宮可以為獻功之地而頌禱之耳自此以下皆然非有實事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李氏曰夫人心可謂廣矣以其無所不至無所不有也惟其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釐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惟其寬厚未嘗褊躁此其心所以廣也桓桓于征

傳曰桓桓武貌狄彼東南狄音剔○釋文曰狄遠也○王氏曰擭而逖之○蘇氏曰古狄逖通○曹氏曰敵人畏而遠之○箋曰東南斥淮夷烝烝皇皇箋曰烝烝猶進進也○李氏曰皇皇大也○曹氏曰其並進而禦敵也烝烝然其合衆而為大也皇皇然不吳不揚吳如字又音話○吳譁見絲衣○李氏曰揚輕揚也不告于訩音凶○箋曰訩訟也○李氏曰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蓋爭其功者戰士之常也侁倖一勝萬死一生之間惟圖厚賞而已則其爭功無所不至在泮獻功

濟濟然衆盛之多士能廣大其德心並無褊躁忿爭之失桓桓然有威武之容而往行征伐擴遠彼東南之淮夷使之不得侵近邊境此多士勇於嚮敵烝烝然而進其勢之合皇皇然而大不吳而讙譁不揚而輕浮無有告於治訟之官者無爭訟也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

角弓其觩音求○箋曰觩然言持弦急也○蘇氏曰弓健貌束矢其搜音嵬○傳曰五十矢為束○疏曰孫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孫則

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為束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故不易傳也其發則搜然而勁○箋曰搜然言勁疾也○蘇氏曰矢疾聲

戎車孔博朱氏曰博廣大也徒御無斁箋曰無厭倦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箋曰淑善也式固爾猶箋曰猶謀也淮夷卒獲

言角弓觩然而健一束五十之矢皆發之其聲搜然言勁疾也其戎車甚博大徒行者御車者皆競勸而無厭倦故能克勝淮夷甚善而不逆者兵凶戰危疑

於逆而不善今僖公伐所當伐以順而動也自今益審固其謀猶則淮夷可以盡獲也皆頌禱之辭

翩彼飛鴞翩音篇鴞音遥○傳曰翩飛貌○曰鴞怪鴟也解見陳墓門集于泮林疏曰泮林泮水之林食我桑黮黮音甚字亦作葚○傳曰黮桑實也懷我好音箋曰懷歸也

憬彼淮夷憬坰之上○李氏曰說文云憬覺悟也來獻其琛琛勑金反○傳曰琛寶也

元龜象齒傳曰元龜尺二寸○疏曰漢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為寶大賂南金賂音路○傳曰賂遺也南謂荆揚也遺音位○箋曰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揚貢金三品○疏曰左傳襄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

金三品彼注云銅三色王肅以為金銀銅

有翩然而飛者惡聲之鴞烏今來集止於泮水之林食其桑實乃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淮夷慕泮宮之化改惡從善也淮夷世為魯患未必慕泮宮之化詩人張言泮宮之美以為淮夷亦將來慕也能悟覺而從化者彼淮夷也今就魯國獻其琛寶有尺二寸之大龜有象齒又大遺以南方之金亦頌禱之辭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宫　閟音秘　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箋曰宇居也○疏曰謂上地居處也

○蘇氏曰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李氏曰魯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示諂媚不亦過乎○黄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一此魯之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威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爾二十八年圍許是時晉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爾春秋所記凡魯之自主兵者皆邾莒項之小國至於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用兵戎狄懲荆舒侮龜蒙荒大東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在僖公米有是乎

閟宫止爲僖公能脩寢廟張大其事而爲頌禱之辭

猶斯干之意耳序摘詩中復周公之宇一語以題之非事實也

閟宮有侐 音洫○傳曰閟閉也侐清靜也○朱氏曰閟深閉也○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 實實枚枚 蘇氏曰實實鞏固也○傳曰枚枚礱密也礱音聾 赫赫姜嫄 音元○箋曰赫赫顯著也 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箋曰彌終也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 曹氏曰后稷以此閟國以至子孫為帝王所謂百福也 黍稷重穋 重平聲穋音六○今考重字亦作穜穋字亦作稑 稙稺菽麥 稙音植稺音雉○傳曰先種曰稙後種曰稺○疏曰重穋稙稺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稙後種曰稺嘗

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畧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内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畧而不言其傳與此互相明也

奄有下國

朱氏曰克封之邰也

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音巨○箋曰秬黑黍也

奄有下土

劉氏曰奄有下土書言后稷建邦啓土是也夫如是則民附之而無此疆爾界矣故能奄有下土也語言稷躬稼而有天下是也奄有下國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要其終

纘禹之緒

傳曰緒業也○錢氏曰至武王遂能奄有天下繼禹之業

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

有魯之由也魯之羣廟其宮深閟侐然清淨又實實然礱固枚枚然細密既言其廟遂推本周家所由興言赫赫乎顯著者姜姓之女名嫄也其德不回而有常天用是憑依其身使之有子無災殃無患害彌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其所生者乃是后稷天降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黍有稷有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穋先種先熟之稙後種後熟之穉又有菽與麥以此稷有下國而受封於邰使民知稼穡之道也

復申說其事有稷黍稻秬後世脩后稷之業遂有天下繼禹之業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大音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箋曰翦斷也大王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斷音短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届音戒○王氏曰届至也○今曰小大不知所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箋曰虞度也上帝臨女音汝敦商之旅郭鄭音堆徐如字克咸厥功箋曰敦治也旅眾也咸同也○今曰敦商謂治而正之言伐商也伐商之眾謂伐之上眾旅猶敦琢其旅之旅十亂一心三千同德是也同其功謂其成其功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南民往歸之初有王迹實始有斷商之萌兆也至于文王武王纘繼大王之緒業前乎此天雖眷周而天命未至及牧野之戰天命至矣實文武之德有以致之故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也唯天命已至故武王無有疑貳無有虞度上帝實臨之上順天心也與伐商之羣衆同其功下順人心也豈武王之私欲哉

王曰叔父傳曰王成王也○箋曰叔父周公也建爾元子傳曰元首也○李氏曰元子封

於魯其餘則凡蔣邢茅胙祭焉祭音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傳曰宇居也○今曰箋謂
封以七百里今不從○王氏曰孟子云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李氏曰詩人
言大啓爾宇不過諸公侯方百里耳為周室輔乃命魯公箋曰魯公伯禽也俾侯
于東箋曰東東藩魯國錫之山川導江鮮于氏曰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土田附
庸導江鮮于氏曰孟子云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疏曰論語云夫顓臾昔者先王以
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李氏曰春秋之時
有邦國亦魯之附庸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傳曰謂僖公也龍旂承祀曹氏
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天之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建太常猶不敢全

僭天子禮也而明堂位乃曰日月之章則又過矣

六轡耳耳 六轡解見駟鐵○箋曰耳耳至盛也

春秋匪解 音解○箋曰春秋猶言四時也○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享祀不忒 箋曰忒變也○李氏曰差忒也

皇皇后帝 ○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箋曰后帝謂天也

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傳曰騂赤也犧純也○箋曰魯郊祭天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李氏曰祭統亦云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祭統皆漢儒所作故其所言皆未可信也禮運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為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為魯當郊禘其與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說伊川嘗謂說者以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

不能為之功哉使功業過於周公亦人臣所當為之矣下之事非人臣為之而誰為之以此觀之則知賜魯之禮樂者非成王為之春秋書郊多矣大抵譏其僭春秋以為僭而詩乃以為美則知所美非美也仝氏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先帝而後稷也夫先大而後稷固足以為禮然不知諸侯而用郊禘果可以為禮乎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夫以四月之時而卜郊足以見非禮也卜至於四尤以見其非禮安在其為春秋匪解也哉安在其為享祀不忒也哉詩人之言大抵失之誇也○詩故曰魯之郊是僖公之僭禮也春秋自隱桓以下不書郊亦不識其廢禮知魯之郊自僖公以始其得謂成王以錫周公乎公羊云魯郊非禮也

是饗是宜劉氏曰言其安而通之也與公尸來燕來宜同

降福既多周公皇祖箋曰此皇祖謂伯禽也

亦其福女秋而載嘗箋曰載始也○疏曰毛以為則

夏而楅衡 楅音福○釋文曰楅逼也○傳曰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楅之之楅音逼○箋曰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以牛角為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疏曰地官封人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

白牡騂剛 ○傳曰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疏曰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犀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云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謂赤特也

犧尊將將 犧王如字鄭素河反將音鏘○朱氏曰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疏曰將將盛美也

毛炰胾羮 炰音包胾音恣羮音庚○傳曰毛炰豚也胾肉也羮大羮鉶羮也○疏曰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曲禮注云胾切肉也大羮者煑肉汁不和鉶羮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羮謂大古之羮

鉶羮謂盛之鉶器其大羮則盛之於登爛徐廉反字亦作燖燂湯中瀹肉 籩豆大房 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箋曰玉飾俎也○疏曰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為横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明堂位稱祀周公於太廟俎用梡嶡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梡音款嶡音蹶椇音矩橈音擾跗音孚 萬舞洋洋 令曰詩記以萬舞為二舞之總名解見邶簡兮箋以為干舞令不從○傳曰洋洋衆多也 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 熾音熾尺志反○疏曰熾盛也昌大也 俾爾壽而臧 箋曰臧善也○曹氏曰壽而好德也 保彼

東方箋曰保安也魯邦是常箋曰常守也不虧不崩疏曰虧損也崩落也○箋曰虧崩皆謂毀壞也○曹氏曰不虧則如月之常盈不崩則如山之常固不震不騰傳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皆不安之意○曹氏曰不震則如地之常靜不騰則如水之常平三壽作朋箋曰三壽三卿也如岡如陵

此說封魯之事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令立汝首子使之為侯於魯國大開女之土宇言封以百里為周家之藩輔也既告周公乃策命魯公伯禽使為侯於東方之魯國賜之以境內之山川又賜之以境內之

土田又賜之以小國之附庸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至於今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至盛春秋四時非有懈怠獻享祭祀無有差忒皇皇至大之天帝及君祖后稷獻享以騂赤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而饗之安而宜之其降與之以福既甚多矣非特天與后稷降之多福而周公與君祖伯禽亦福於女僖公矣復說祭祀得禮之事將於秋而始嘗

祭先於夏而豫養牲其所養之牛設横木於角以逼之謂之楅衡令其不得觝觸人也所養者是祭周公白色之牡牲與魯公赤色之剛特其祭之時有盛酒之尊其尊腹之上飾畫犧牛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爓去其毛而炰之之豚又有切肉之胾又有大羮鉶羮其食器則有籩豆又有載牛體之大俎如堂房然謂之大房鼎俎已陳籩豆已列於是奏樂舞執干戚而為萬舞者洋洋然衆多由此祭祀得禮故祖

考祐之令孝孫僖公有福慶也使爾熾盛而昌大使爾壽考而臧善保安彼東方魯國是守不虧損不傾頹不震動不乘騰國有壽考之三卿與作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

公車千乘去聲○傳曰大國之賦千乘○疏曰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地官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

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李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共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也若以明堂位所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則人不啻有千乘司馬法之言既不合於孟子又不合於禮記不足信也○今曰魯頌多夸大之辭不必求其數之盡合也

朱英綠縢 音騰○傳曰朱英矛飾也縢繩也○疏曰絛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弓求以綠繩小戎竹閉緄縢謂約之以繩非訓縢為繩

二矛重弓 傳曰重弓重於鬯中也○箋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

公徒三萬 箋曰大國三軍合三萬者舉成數也○疏曰今以春秋驗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作中軍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

守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繇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李氏曰天子之國不啻有六軍所用者惟六軍而已大國不啻有三萬公徒所用者惟三萬而已使衆國之人而盡用之則但可以一役苟不幸而敗則安得人人而復用之哉此天子之國所以止用六軍大國所以止用三軍也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僖公與其國所以有公徒三萬觀詩曰大啟爾宇既謂之大啓爾宇豈得無三軍即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所以作三軍者則以魯國三鄉專魯國之賦分三軍以為已之賦故作三軍非是自襄公以來方有三軍也

貝胄朱綅 胄音宙綅音纖又音侵○傳曰貝胄貝飾也朱綅以朱綫綴之○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胄謂兜鍪貝非為胄之物故知以貝為飾朱綅直謂赤綫耳謂以朱綫連綴甲也

烝徒增增 傳曰增增衆也

戎狄是膺 傳曰膺當也

荊舒是懲 疏曰楚一名荊羣舒楚之與國○箋曰懲艾也艾音乂

則

莫我敢承傳曰承止也○李氏曰泮水之詩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而懲荆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辭如是之重複者蓋祝頌之辭其例如此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鮐見行輩壽胥與試箋曰胥相也○曹氏曰老人髮白而更黃背皺如鮐魚皮如是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其所用皆老成之人也鮐音臺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蓋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公之兵車有大國千乘之賦矣每一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持矛其矛有朱色之英飾左人持弓其弓有綠色之繩縢約之此朱英綠縢者是二矛重弓也必二

必重者備折壞也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舉成數也此徒衆其胄以貝飾之其甲又以朱綫連綴之進行之徒增增然衆多西戎北狄有來侵者以此膺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以此懲創之無有於我敢禦止之者此皆頌祝之辭也又祝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昌考而富足又髮有黄色背有鮐魚文之壽者相與試其才以為之用欲其所用皆老成人也又

重慶之使汝昌而且大使汝耆壽而且老艾萬有千歲得秀眉之壽而無有患害也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

泰山巖巖疏曰泰山在齊魯之閒二國皆以為望也魯邦所詹傳曰詹至也奄有龜蒙箋曰奄覆也○傳曰龜山也蒙山也○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遂荒大東傳曰荒有也○箋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至于海邦箋曰近海之國也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又奄有龜山

蒙山遂荒奄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内向而不為異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順從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顧之之辭也

保有鳧繹鳧音符繹音亦字又作嶧○傳曰鳧山也繹山也○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遂荒徐宅傳曰宅居也○曹氏曰禹貢徐州之地而魯宅之故曰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音陌及彼南夷疏曰南夷謂荆楚莫不率從莫敢不諾箋曰諾應辭也魯侯是若傳曰若順也

僖公又安有鳧山繹山遂荒奄徐州之居至于近海

之國若淮夷也南夷之蠻也東夷之貊也又及彼南方之夷荆楚也莫敢不相率而順從莫敢不應諾其命令唯魯侯僖公之是順此亦頌之之辭也

天錫公純嘏音假○箋曰純大也受福曰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曰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疏曰常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朱氏曰常許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

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復周公之守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朱氏曰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兒音倪字書作齯○箋曰兒齒亦壽徵○釋文曰兒齒齒落更生細者

言天賜僖公以大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守魯國又能居常邑與許邑以復周公之故居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僖公燕飲而喜樂內有令善之妻壽考之母又外有大夫衆士與之相宜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黃色之髮落而更生之齒

皆壽證也此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傳曰徂來山也新甫之柏傳曰新甫山也是斷是度斷音短度音鐸○疏曰斬斷之量度之是尋是尺傳曰八尺曰尋松桷有舄桷音角舄音昔○傳曰桷榱也舄大貌路寢孔碩傳曰路寢正寢也○箋曰碩大也新廟奕奕音亦○朱氏曰傳公所脩之廟也○傳曰新廟閔公廟也○箋曰脩舊曰新所新者姜嫄廟也○疏曰奕奕廣大也奚斯所作疏曰奚斯公子魚也○傳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曰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曼且碩曼音萬○傳曰曼長也萬民是若

僖公於是乃脩造寢廟取徂來山之松新甫山之柏於是斬斷之於是用八尺之尋十寸之尺以量之既量其材乃用松為榱桷有舄然而大為君之正寢甚寬大而碩又作新廟奕奕然廣大此寢廟乃是公子魚所作謂監護工役之事也此寢廟甚長曼而碩大萬民以為順無咨怨不憚勞也○新廟或以為閔公廟或以為姜嫄廟皆不可知或以為新作之或以為脩舊而新之然春秋不書則知其非大工役脩舊之

說得之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詩緝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詩緝卷三十六

宋 嚴粲 撰

商頌

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至湯則受命武王封微子啟為宋公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盟音孟○朱氏曰太史公云宋襄脩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蓋本韓詩之說諸儒多惑之者今考此頌皆天

子之事非宋所有且其辭古奥亦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今序合韓詩太史公之說謬矣張子云商頌之辭粹○曹氏曰契為堯司徒敷五教賜姓子氏封之於商今上雒商是也在漢屬弘農郡十四世而至湯凡八遷都湯始居商丘後從居亳從先王居葢帝嚳嘗都之也自湯十九世而至盤庚其間又復五遷盤庚始居河北其後遷河南復居亳之殷地即湯之故都也後世或稱商或稱殷或兼稱殷商先儒謂商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故穀熟為南亳湯所都也蒙為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所謂河洛之間盤庚所遷也按九域志云今南京有亳城古景亳也本帝嚳之墟湯從都之有高辛城有帝嚳高辛氏廟有湯廟有伊尹冢南京去亳三十里則北亳其是歟其後武王代紂成王黜殷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主殷祀宋即商丘唐火正閼伯之墟契孫相土因之湯亦嘗居焉後雖遷都於亳而商丘寔為湯後且合於契初受

封之號故稱商云〇解順新語曰或者謂周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周惠王之時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氏宋襄公之說殊不思荆自帝嚳九州已有荆州之名至禹貢分别山川則荆及衡陽為荆州乃在南即荆楚也荆岐既旅至于荆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荆非荆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别荆岐耳既自古有荆孰謂周封熊繹始有荆哉

那乃河反 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䟽曰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其間禮樂廢壞箋曰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有正考甫者䟽曰孔子七世之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大音泰〇譜曰周用六代之樂故得有商頌以那

為首　疏曰祀成湯之樂歌也大師先以那為首矣

猗與那與　猗音伊與音余○箋曰猗與歎美之辭猶言美哉也傳曰那多也○今曰桑扈受福不那

置我鞉鼓　置如字鄭作植鞉音桃○朱氏曰置陳也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迎牲即此是也○傳曰鞉鼓樂之所成也○疏曰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曹氏曰置則方設之而已既設而奏之春官小師掌敎鞉柷敔塤簫管弦歌又眡瞭凡樂事播鞉擊頌磬笙磬皆以鞉為先鄭康成注大射禮云賓至則搖鞉以奏樂故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是以商人亦首奏焉頌如字

奏鼓簡簡　箋曰簡簡和大也○今曰執競降福簡簡

衎我烈祖　衎看之去聲○傳曰衎樂也○箋曰烈祖湯也○疏曰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

湯孫奏假音格毛如字○歐陽氏曰湯孫作主祀之時王涵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湯孫不知所作者何王爾○今曰傳謂湯為人子孫今不從○○朱氏曰假感格也綏我思成箋曰綏安也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齊音齋僾音愛鞉鼓淵淵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嘒嘒管聲嘒音諱○朱氏曰嘒嘒清亮也○王氏曰細也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傳曰依倚也○王氏曰殷尚聲○箋曰磬玉磬也與玉磬之聲相依玉磬尊故異言之○疏曰磬非樂之主而云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書云戛擊鳴球謂玉磬也○朱氏曰玉磬堂上升歌之樂也張子云玉磬聲之最和

平者可以養心也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盖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玉磬之聲**於赫湯孫**於音烏○歐陽氏曰於赫湯孫者謂於赫湯之孫也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先祖**穆穆厥聲**箋曰穆穆美也○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庸鼓有斁**庸如字依作鏞斁音亦○傳曰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解見靈臺○箋曰斁斁然有次序**萬舞有奕**音亦○萬舞解見邶簡兮○今曰毛鄭以奕為閑習王氏以為綴兆衆大今從王○奕解見車攻**我有嘉客**箋曰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亦不夷懌**今曰夷平也懌悦也**自古在昔**錢氏曰自古謂古已後也在昔謂今已前也**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恪敬也**顧予烝嘗**疏曰秋嘗冬**湯孫之將**蘇氏曰將奉也○曹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先王有

作於前也顧予湯孫也

商人尚聲故猗與那與歎而多之美其設此鞉鼓也鞉雖小鼓所以節樂故首言之既設此鼓而後奏之簡簡然其聲和大以衎樂有功烈之祖成湯也時王湯孫奏樂以感格于祖考祭祀則思其祖考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神明來格是安我所思而成之也其鞉鼓之聲淵淵然深其管聲嘒嘒然清亮皆和平不相奪倫又依此玉磬之聲也歎美此赫赫成湯

之孫其作樂祭祀之時其聲穆穆然美鏞與鼓斁斁然盛爲萬舞者奕奕衆大二王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亦不平夷悅懌乎先民猶言前人也作承上文謂作樂也言聲樂之盛非今日始作之乃古昔之時前人所作也謂湯之功大人聞其樂而悅懌其來久矣令溫恭於朝夕之間執事必敬以省眂烝嘗之祭者乃湯孫之所將奉也謂湯之澤無窮故子孫世世奉祀焉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箋曰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

嗟嗟烈祖補傳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乃近於文矣○箋曰功烈之祖成湯○今曰那衎我烈祖亦成湯有秩斯祜音戶○傳曰秩常也○蘇氏曰秩秩無窮之福○箋曰祜福也申錫無疆傳曰申重也及爾斯所箋曰及女之此所女中宗也言永湯之業能興之也○朱氏曰斯所猶言此處也○今曰及猶與也猶生甫及申之及既載清酤音戶○傳曰酤酒也賚我思成傳曰賚賜也○思成解見那亦有和羹箋曰和羹者五味調

腥熟得節○疏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和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字○曹氏曰鉶羮也○詩故曰祭之物備矣其曰和羮則合衆味而成者惟羮為然

既戒既平

朱氏曰戒宿戒也平平和也○詩記曰儀禮載祭祀燕享者每始言羮定蓋以羮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此所謂既載清酤亦有和羮皆言祭之始也

鬷假無言

鬷音椶假鄭音格毛如字○傳曰鬷總也○箋曰假至也○今曰玄鳥四海來假

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

錯衡

軝音祁○解見采芑

八鸞鶬鶬

音鏘○箋曰鸞在鑣四馬則八鸞鶬鶬聲和也○八鸞解見采芑○疏曰鄭於秦風駟鐵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云

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武異故從舊說以爲在鑣以示不敢質也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蘇氏曰溥且大也○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將自天降康箋曰下平安之福豐年穰穰如羊反○執競傳曰穰穰衆也○疏曰穰穰每物豐多也○朱氏曰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來假來饗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疏曰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之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

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之常福以申錫後人之無窮也時祀中宗故以此所指中宗故及爾中宗者謂

湯創之中宗興之商祚久長皆湯及爾中宗為之故以中宗配創造所以大中宗之功也今我祀中宗之時既載清酒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我所思而成之謂其來格也亦有和羹其事既戒謹而不苟其味既和平而適宜執事之臣總至而無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有紛爭所以神明安我以眉壽黄耇之福也諸侯來助祭者其車以皮纏約其軧又有文錯之衡其八鸞之聲鶬鶬然和以此格神以此獻神我時王受

天命廣大天降以康安之福使豐年黍稷之多穰穰然也年豐則民安故以年豐為降康亦謂之康年也以格神而神來格以享神而神來饗降以無窮之福也今省顧烝嘗之祭無所不致其謹者乃湯孫之所將奉辭與那頌同而意各有所主那美湯此詩美中宗謂湯之子孫世世奉烝嘗之祭者以中宗中興之功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箋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鳴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此詩祀高宗而先述祖德謂其能中興不墜先烈也

天命玄鳥　傳曰玄鳥鳦也鳦音乙○李氏曰燕也其色黑故謂之玄鳥　降而生商　傳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箋曰契有功封商○疏曰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　宅殷土芒芒　箋曰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益以廣大疏曰殷是亳地之小別○傳曰芒芒大貌　古帝命武湯　箋曰有威武之德者成湯　正域彼四方　今曰以四

方為疆域方命厥后鮮于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朱氏曰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奄有九有傳曰九有九州也○箋曰覆有九州為之主也商之先后疏曰先后成湯也受命不殆疏曰殆危也在武丁孫子傳曰武丁高宗也○疏曰毛以為湯受天命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武丁善為人之孫子也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毛音升鄭音去聲○疏曰毛以為武丁善為人之孫子行其武德之王道無所不勝任之也龍旂十乘去聲○龍旂解見出車○箋曰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疏曰八州大國謂州牧也大糦是承糦音熾○箋曰糦黍稷也○李氏曰武丁中興諸侯莫不助祭于京師邦畿千里傳曰畿疆也維民所止曾氏曰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之也肇域彼四海疏曰

摩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朱氏曰言王畿之内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四海來假音格○箋曰假至也　來假祁祁箋曰祁祁衆多也　景員維河員毛音圓鄭音云○傳曰景大也員均也○朱氏曰河商所都如盤庚民不肯涉河以遷即此河也景員維河則以諸侯輻湊而至于河也　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河之上濁○傳曰何任也○箋曰謂擔負天之多福

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之日祈于高禖而生契故推本言之謂殷之興非人所能為也乃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契封於商其後因之以為一代有

天下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與是生契所以生商也其後子孫遂居亳之殷地國土芒芒然廣大謂湯也始居亳殷也古者上帝命其威武之湯令其正域於四方謂以四方為界域天下一統也湯承帝之命乃隨其方以施命令於諸侯遂覆有九州即所謂域彼四方也以四方為界域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以四方為域湯能命其諸侯而奄有九有成天意也先后即成湯成湯之興天實命之

其後中微天命幾危矣武丁能振起之故言成湯所受天命不至於危殆者在武丁能爲人之孫子盡繼述之義也又言武丁所以能爲人之孫子者以有威武之王德無所不勝任故當時諸侯服從皆來助祭有建龍旂者十乘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諸侯奉承而進之也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謂二王後及八州之牧也邦畿之内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也言民志定也湯本以四方爲域今言始以四海爲

域者殷道中微侯國有畔者故疆土非先王之舊至高宗中興始復之也京師諸夏之根本王畿之內人心安定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故四海皆來朝覲其至也祁祁然而多河都有廣大均平之象諸侯輻湊則京師氣象感大於是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何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也〇或以武丁孫子為武丁之孫子然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巳之武德義未為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

乎○今考自湯至盤庚五遷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盤庚又遷亳亳囂皆在河南相耿皆在河北自盤庚之後傳三世至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凡八世皆居亳庚丁之子武乙始去亳徙河北此詩所言河正指亳也亳有三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湯自南亳遷西亳盤庚所遷即西亳偃師是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禘音第○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氏曰雝序以為禘大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橫渠張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禘嚳○呂氏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時有慶集之懽死應備合食之禮故時祭之外復為禘祫也虞夏商皆以間歲為之周則五年而再盛祭

濬哲維商 濬音峻○傳曰濬深也○李氏曰猶書所謂濬哲文明也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徧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蔽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

長發其祥 箋曰長猶久也久發見其禎祥矣

洪水芒芒 傳曰洪大也

禹敷下土 呂氏書說曰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規畫既定然後用工

方外大國是疆 傳曰諸夏為外○疏曰對京師為外也疆謂彌成五服之時也詩言商興

所由止須言契而已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 幅隕既長幅音福隕音圓徐音雲○傳曰幅廣也隕均也○疏曰幅如布帛之廣也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平且長也 有娀方將娀音松○傳曰有娀契母也將大也○疏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為字○箋曰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 帝立子生商今曰子女也大明大邦有子○疏曰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天上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

有深濬明哲之德者維我商家也久發見其興王之祥矣時未興王其祥先見也蓋自洪水芒芒禹分布下土而治之其方外諸夏之大國皆畫其疆界各正

其守使中國廣大均平而且長遠當此之時契母有娀氏之國方大而天為之立其子簡狄使之生商商者一代有天下之號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此非祥之久發見乎

玄王桓撥傳曰玄王契也撥治也○疏曰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國語又云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是其為王之祖非追號為王也○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黒也○蘇氏曰桓武也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王氏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

率履不越王氏曰循行無所踰也○錢氏曰不越於道遂視既發相土烈烈相去聲○傳曰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海外有截箋曰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疏曰相土止為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明知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為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分主東西則威加一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為司馬之官與鄭異

玄王尊契之稱玄者稱其德之深微也契桓武而能

撥治受小國大國皆能達其道無往不宜循行於道無所踰越從容中道也斯民遂視傚之而發發矣契之孫相土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烈然海外率服截然整齊

帝命不違蘇氏曰違去也至于湯齊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湯降不遲傳曰不遲言疾也○蘇氏曰湯之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聖敬日躋傳曰躋升也○李氏曰湯能降已不遲故德日進昭假遲遲假毛音格鄭音暇上帝是祇箋曰祇敬也

帝命式于九圍傳曰九圍九州也○李氏曰帝命之為法於天下也

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嚮未嘗去之然自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也敬為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覬倖故唯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使為王也

受小球大球音求○傳曰球玉也○王氏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瑞也為下國綴旒綴徐張衛反本音輟○箋曰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縿音杉著直略反○疏曰綴著於縿也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詩故曰旂所垂為旒衆旒所著為縿何天之休何上聲不競不絿音求○箋曰競爭也○傳曰絿急也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傳曰優優和也百祿是遒慈秋反○傳曰遒聚也

湯受小國大國所贄之瑞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上天之

福也湯又不爭競不急躁不太剛猛不太柔弱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王氏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今曰無逸萬邦惟正之供）為下國駿厖（駿音峻一音俊厖莫邦反○傳曰駿大也厖厚也○曹氏曰小國大國共貢賦所以享上也然皆出於民力惟薄取之而不使其傷財害民則厚下之道也）何天之龍（鄭作寵如字）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戁奴版反○傳曰戁恐也竦懼也）百祿是總

湯受小國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非

謂既受而復散之也故能何天之榮寵又陳進其勇不震驚不搖動不戁恐不悚懼敎然以天下自任此百祿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蒲貝反○傳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疏曰載其旌旗○曹氏曰載旆則指其所伐之國也有虔秉鉞音越○補傳曰虔敬也○今曰鉞揚也解見公劉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王氏曰曷者訛何之謂也苞有三櫱五葛反○傳曰苞本也櫱餘也○朱氏曰櫱旁生萌櫱也言一本生三櫱本則夏桀櫱則韋也顧也昆吾也莫遂莫達九有有截箋曰齊壹截然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箋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

韋顧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有威武之王成湯載其旗旆虔敬以秉持其鉞恭行天討也其威勢如猛火烈烈之盛莫敢誰何者一本生三櫱桀為亂首韋也顧也昆吾也以惡相濟然莫能遂達其惡於是九州截然齊一以歸于湯湯則先伐韋顧次伐昆吾夏桀也

昔在中葉傳曰葉世也有震且業疏曰震懼也○傳曰業危也○業業有考見常武○

錢氏曰書云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所謂震且業也允也

天子降予卿士箋曰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疏曰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卿士又解見十月之交實維阿衡傳曰阿衡伊尹也○箋曰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實左右商王左右音佐又○箋曰商王湯也○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昔在中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震懼危業信哉天愛湯而子之乃為之生賢降予以卿士卿士謂誰實維伊尹為阿衡之官而佐助成湯以定天下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撻彼殷武　撻音闥○傳曰撻疾意也○曹氏曰言其兵威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朱氏曰殷武殷王之武也○錢氏曰謂殷之有武者莫高宗若也　奮伐荊楚　傳曰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李氏曰荊楚在商周之時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之時必不敢抗衡中國及商室中微往往為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　罙入其阻　罙音彌阻音俎○傳曰罙深也○箋曰阻險阻也　裒荊之旅　裒蒲侯反○傳曰裒聚也　有截其所　曹氏曰王師所在截然無敢犯之者猶常武所謂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　湯孫之緒　朱氏曰湯孫謂高宗也

撻然而疾者殷王之武也奮伐荊州之楚國深入其險阻之地裒聚其衆伐罪而安其民也故所伐之處所截然齊一此湯孫高宗之功業謂其功足以繼湯也

維女荊楚女音汝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氐音低○箋曰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也莫敢不來享箋曰享獻也莫敢不來王箋曰世見曰王○疏曰氐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曰商是常朱氏曰此商之常禮也

二章言責楚之義爾荆楚居國南方比之氐羌則近國耳成湯之時自彼氐羌猶莫敢不來獻享莫敢不來朝見謂此禮是商之常也況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壁下同○傳曰辟君也○箋曰多衆也衆君諸侯也設都于禹之績箋曰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歲事來辟箋曰來辟猶來王也勿予禍適音謫○傳曰適過也稼穡匪解音懈

既伐荆楚諸侯畏服故言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功之内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

予稼穡匪解庶可以免咎矣王氏曰高宗能治夷狄故天下無有不服

天命降監箋曰降下也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

下國封建厥福傳曰封大也

上章言天命諸侯朝于天子此章言天命天子以察

諸侯天命高宗降監諸侯之國有嚴敬其民賞不敢

僭刑不敢濫不敢怠遑者則命于下國而封殖之以

福也○此章從王氏也舊説謂天降監於民命湯由

七十里以王天下此詩首章便從高宗説起言自彼

成湯者述高宗援湯以責楚之辭耳非專述湯事也
不當於此章攙入成湯上下章文意皆不貫矣
商邑翼翼傳曰商邑京師也○錢氏曰翼翼整治貌翼翼考見采微四方之極赫赫厥聲疏曰赫赫顯盛也濯濯厥靈疏曰濯濯光明也○李氏曰大也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之治翼翼然嚴整乃四方之中言政教取正於此也聲譽赫赫乎顯盛威靈濯濯乎光明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宜享壽考康寧之福而且可以安後嗣子

孫也

陟彼景山疏曰景山大山也松柏丸丸傳曰丸丸直也○錢氏曰圓直也是斷

是遷斷音短○傳曰遷徙也○疏曰謂徙之來歸也方斲是虔斲音卓○疏曰方正也○釋文

曰斲斫也○傳曰虔敬也○錢氏曰虔盡力也松桷有梴丑連反○傳曰梴長貌旅楹有

閑箋曰旅衆也○疏曰閑大也○錢氏曰閑盤也寢成孔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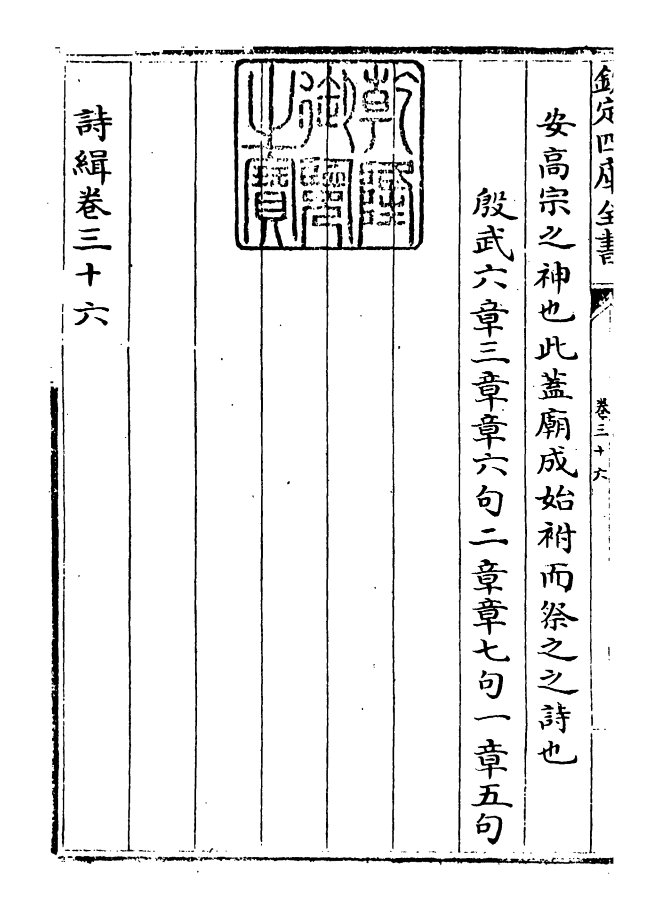
升彼大山取松柏丸丸然圓直者斬斷之遷徙之又

方正而斲之工匠之事莫不虔敬以松為屋之榱桷

梴然而長其衆楹柱有閑然而大廟中之寢既成以

安高宗之神也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詩緝卷三十六